

关于范式、实证主义、历史、右翼民粹主义和中国历史的对话

守门员

写在前面：此篇为《关于跨性别、宗教、旧帝国、情感与理性的对话》续集。

A：最近这些“脑控受害者”的叙述真是看得令人头大，还有毛时代批判心理学的大字报也是，你们非得在几乎每一句话里都塞上一个“毛主席”或“阶级”吗？

B：你在看什么？这些疯子的东西？这些有什么好看的，不都是些疯话？

A：疯话？你凭什么说这些是疯话？

B：难道你认为这些不是疯话？那些“脑控受害者”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还把政府说成了尤里（红色警戒 2 中的心灵控制角色），如此低劣的扯淡他们竟然能够持续重复数年，除了疯子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人会这么做；至于毛时代的那些大字报，说疯话可能言重了些，但毛主义这种白痴思想谁信谁疯狂倒是真的，看看文革就知道了。

A：你不认可毛主义，所以才说毛主义是白痴思想，而在毛主义者看来，你才是白痴。至于“脑控受害者”说话大都颠三倒四毫无逻辑是真的，把政府说成尤里也是真的，你可以说他们的推论并非事实，但你凭什么说他们是疯子呢？当你说“疯子”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

B：这……表达我对他们的不认可！

A：那就直接说不认可好了，不行吗？所以你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

B：我……我……

A：范式冲突。你想表达的其实是范式冲突！你的思维范式和“脑控受害者”与毛主义者都冲突，所以你才会将他们都视为疯子，对吧？

B：呃，范式是什么？

A：哦，抱歉，让我解释一下：范式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概念，是指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的构成某一门科学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总和，也就是“基本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中实际上有极其类似的概念，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后来范式的概念也不局限于科学哲学了，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范式，个人或群体也一样。大致来说，范式由理论基础（哲学基础）、分析模型、视角三者构成。

你的范式很明显是基于唯物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而“脑控受害者”和毛主义者的范式则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右翼民粹主义，这两种范式从根源上就互相冲突，所以你和他们都会互相视对方为疯子。

B: 还真是这样。等一下，这么说，人类历史上对疯子几千年的迫害，其实就是主流范式欺压非主流范式？

A: 正是如此，主流范式对非主流范式的所有污蔑都是主流范式的信徒们自己天天在做的，例如“暴力”，此处我就不再重复历史了，顺便恩格斯早就提出“社会谋杀”概念来打秩序信徒们的脸。说到疯狂，托马斯·萨兹曾经说过嘲讽的话：“如果你与上帝交谈，你就是在祈祷；如果上帝对你说话，你就得了精神分裂症。如果死者对你说话，你是一个唯心论者；如果你和死者说话，你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萨兹的本意是嘲讽精神病学双重标准，但这段嘲讽之语同时还揭露了另一个事实：所谓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本质上不过是唯物实证主义崇拜和唯心神灵崇拜这两种范式在争夺对人类的统治地位而已，这可不是什么正义 VS 邪恶，而是春秋无义战。古代托梦、神启者众多，巫师、祭祀、神婆等与超自然力量对话者一直广泛存在，三大亚伯拉罕一神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是神启宗教，佛教、道教都认可托梦，传统医学（无论是古希腊医学还是中医）巫医不分，洪秀全更是大病之后宣称梦见耶和华从而创立拜上帝教，当时清帝国可无人认为有问题，直到现代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国家立唯物实证主义为官方宗教，和超自然力量对话才开始被主流视作疯狂，这只关乎权力，无关正义。纳粹德国和罗马天主教廷相比，难道不是一样专制独裁、残忍暴虐？

B: 纳粹德国和罗马天主教廷的确都是敌人，但是实证主义崇拜？可是实证主义不是号称一切都要有实证吗？

A: 问题在于实证主义本身是没有实证的。有个名叫“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是这样的：有一个科学家实施了这样一个手术，他把别人的大脑切下来，放进一个充满营养液的缸中，营养液可以维持大脑正常运转。大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了电线上，电线的另一边是一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模拟真实世界的参数，通过电线给大脑传送信息，让大脑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感觉。对于大脑来说，似乎人、物体、天空还都存在。请问，你如何证明你不是缸中之脑？

B: 尝试想象一个无限的无法模拟的场景？

A: 问题在于，你想象不出来任何无限场景，或者说能被想象出来的无限都是“理论上无限”，只是理论上可以得出一个无限结果，但实际上在你脑中的结果是有限的。所以，你还是无法证明你不是缸中之脑。

B: 对了，奥卡姆剃刀！

A: 奥卡姆剃刀就是实证主义的另一种表述，你能对实证主义本身做出证明吗？

B: ……不能。

A: 是的，你不能。实证主义本身是无法被证明的，所以实证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客观事实。事实上，实证主义祖师爷孔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还想要用其自创的“人文主义宗教”来代替基督教作为新的国家宗教，还自封为大祭司。

B: 这什么基督教 cosplay? 所谓的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版基督教取代古代版基督教吗?

A: 哈哈，对啊，这就是现代化的本质啊。虽然孔德的设想没有成为现实，但实证主义和其派生的科学主义却实实在在的成为了现代国家共同的官方宗教，而其传教士就是整个科学界。哦，还有马主义者，尽管今天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再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是一直大力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建立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说到这个，有篇基督徒写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实证主义的相关问题，现摘录如下：

“一、实证主义简介

当孔德提出他的实证主义时间表时，最著名的理论是关于人类理智认知的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神学时期，对应于孩提时代；形而上学时期，对应于青年时代；以及实证主义时期，对应于成人时代（这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如出一辙）。其中，科学作为实证主义时期的代表，在人类的理智追寻中占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不过，孔德真正关心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要实现“一个科学的社会结构”，“一个科学在地上的天堂。” [iv] 此外，他高瞻远瞩地要用人文主义 (Humanism) 来代替上帝接受敬拜，于是设立了一个人文主义宗教 (Humanistic Cult)，并自封为大祭司。 [v] 当然，这种令人发噱的宗教很快就被后人抛弃，而他的主要贡献也被定位于促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诞生，即“提供了一套可以用科学实证式的手段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从而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和对‘人类社会现象的研究’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vi] 他因此被称为现代社会学之父。

不过，虽然孔德的人文主义宗教梦没有实现，但他科学至上的观点却被其后继者——逻辑实证主义——发扬光大。而逻辑实证主义的重心也转移到了逻辑和语言上面。逻辑实证主义把实证主义科学至上的要旨透过马赫 (Ernst Mach) 继承下来，经过罗素的鼓吹，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谓的“维也纳圈子 (Vienna Circle)”时，便形成了高峰。其中的代表人物有 Rudolph Carnap, Moritz Schlick 等，以及在英语世界中的 A. J. Ayer 等人。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一句法力无边的咒语是“可证实性 (verifiability)”。用 Ayer 的话说：

我们认为，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若要说一句话是事实上重要的话，只有当他知道如何去验证这句话所试图要表达的命题时，方能成立——那就是说，除非他知道要通过何种观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才能接受那命题为真，或以之为假而拒绝之。 [vii]

也就是说，任何从经验上无法证实的事，都是毫无意义的（后来科学主义衍生为“任何不科学之事都毫无意义”，至于什么是“不科学”由科学传教士们说了算）。[viii] 把这条原则应用开来，属于毫无意义这一类范畴的，就包括了形而上学、宗教、美学、伦理学等等。用 Beckwith 的话说，

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科学包含了一切真理，而宗教和哲学只能提供错误和荒谬的理论……他们断言，真理（即真实的陈述）只能以科学的方法创立；他们宣称，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能够用宗教或哲学的方法，发现或创建任何新的真理。[ix]

换句话说，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尺度。不仅如此，凡穿不进这双名叫“科学”的鞋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还不单是建议把脚削一削而已，而是索性把腿砍掉了事。

当然，这种挥刀乱砍的做法，在大多数人眼里看来是太暴力了一点。同时，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些前提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的。[x] 一些人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便退后一步，以削足为法，试图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框架下进行一些修正。比如，为了避免出现否定形而上学的尴尬，改良派波普（Karl Popper）在二十世纪中叶提出了所谓的可证否性原则（falsification principle），其思路基本上是采用逆向思维，声称，虽然我们不能正面地使用证实的方式来确立一套理论；然而我们却可以用一个反例，从负面去证否一套理论。波普的理论在科学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甚至可以说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最终覆没作了准备。他的可证否性原则也常常被用来作为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依据（问题在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大部分也具有可证伪性，所以科学主义者们又加了“不能被证伪后就修补自身”、“不能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和“不能没有可重复性”，但是这么做的结果是生物学、现代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都不是科学了，可是平日里喊“科学”喊得最响的就是这几个）。然而，正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波普理论的基本前提还是逻辑实证主义式的。

为了挽救伦理学，逻辑实证主义者 C. L. Stevenson 发展出了一套所谓“伦理的情感主义（Ethical Emotivism）”，其意思基本上是用“我所喜欢的”来解释“什么是善”。比如，当我们说，“杀人是不对的”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过是带着很强烈的情感来表达“我很不喜欢杀人”，或者“我希望你也不要杀人”这样的意思。在早期的维也纳圈子中，Schlick 是最早试图用情感的描述来解释伦理问题的，而美国人 Stevenson 则将之完全发扬光大。在 Stevenson 看来，从纯粹描述（descriptive）的角度来看，诸如“杀人不对”这样的伦理表述和价值判断，是完全无法实证的，因此这样的表述的确毫无意义。但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若“杀人不对”等同于“我很讨厌杀人”，则通过观察说话者的行为——看他是否真的讨厌杀人——就可以实证，因此就有意义了。换句话说，价值完全是主观、相对的。

更进一步，这样的主观主义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指导意义呢？那就是要鼓励我们勇敢地作出个人的选择。用 Robinson 的话说，

去推测一件事是否为善，就是去推测我们要如何处理它：是否要去追求、称赞、或保持它。决定某事是否为善，不是就其性质和特性形成一套信念，而是有一个对它的态度、评估、和如何行动的决定；或者说，去选择它。[xi]

可是，我们又如何作出明智的选择呢？除了让我们快乐以外，另外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按照我们的自然本相。[xii] 那么，就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而言，既然我们的自然实相，就是完全孤单地生存于一个偶然、无目的、无意义、不安全，当然也没有上帝的宇宙中，那么我们的明智选择就是以欢乐和勇气来面对它，并用兄弟般的爱来彼此鼓励。因为这比“以一个不存在的上帝为寄托”更高贵，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并且，为了坚固我们这种在理智上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我们必须发展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崇拜（ceremony），以取代传统的宗教。[xiii]

二、哲学批判

孔德所面临的欧洲，刚刚经过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自中世纪以来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已被彻底打破。因此，他的雄心就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逢工业革命带来科技上的突飞猛进，更兼启蒙运动所鼓吹的“不可抗拒的进步（inevitable progress）”，一套完全以科学为基础的思想进化史观，就被孔德天才地建立起来。再加上达尔文“适逢其时”的生物进化论，实证主义于是迅速传遍欧洲，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现在回头看去，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思想进化史观其实毫无历史事实根据；[xiv] 而现在的思想史研究者也多以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来理解孔德的“三阶段论”，并不认为它对我们现在有任何实际的指导意义。[xv]

但其被逻辑实证主义继承的「科学至上」的观念，到现在仍然不乏拥护者。虽然如此，哲学界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前设也并非没有质疑。最简单来说，「凡事需在经验上可证实」这条原则就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凡事需在经验上可证实」这条原则本身在经验上就是不可证实的。更深入一点来说，任何科学理论所寻求的都是一套普遍的法则，但就经验上的验证来说，所得到的结论永远只能是个体、个别的。比如，我们在科学上想要寻求的是诸如“所有四川人都爱吃辣椒”这一普遍结论；但在实际的验证中，我们永远只能证实“某某人爱吃辣椒”这一个别命题，而对“所有四川人都爱吃辣椒”这样的一般性命题无能为力。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可以穷尽现在所有的四川人，这条结论仍然只适用于现在；对下一刻才出生、成长的四川人来说，这条结论是否成立我们又无法回答了。这样一来，科学本身所要从事的活动，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来看，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这个问题归结到最后，实际上是科学研究——特别是科学理论在发展创新时——所必不可少的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的可能性问题。波普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此所以把他

的书定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然而，波普虽然正确地意识到了这样一对个体和整体的矛盾，但是他对这一矛盾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理论和验证的层面，对科学理论本身是否蕴涵着同样的问题，并没有意识到。他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仍然还假设任何一条科学命题都可以用一种分离的方式（discrete manner）与其他命题隔离开来，从而单独地进行验证。[xvi]

正是这种「个体的命题可以脱离整体的环境关联而进行独立操作」的前设，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具有代表性的是 P. Duhem 和 W. V. O. Quine 所提出的批评。[xvii] 他们正确地指出，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xviii] 式的偏见，在现代科学各命题之间已完全形成了一套彼此互相关联的网络的情况下，是完全行不通的。比如说，当我们发现某个实验的结论不符合某套理论的预测时，通常我们只需要在理论中作一点修补的工作，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掉，不必伤及理论的整体。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爱因斯坦在发现他的静态宇宙模型有问题时，他所做的不是把这整套理论抛弃，而是在方程式上多加了一项作为补救。直到后来天文学上的观测证明静态宇宙模型不成立以后，这项错误才被纠正。

更有趣的是，历史上迈克尔逊—莫雷（A. A. Michelson & E. W. Morley）在设计测量地球的绝对速度的试验时（即著名的测定光速的以太漂移实验），也面临了类似的问题。因为这个实验的结论不符合当时流行的以太理论，所以迈克尔逊原本打算要放弃这个实验了。因为虽然这些实验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个别的，但若采纳它们所暗示的理论，将涉及到对整个牛顿时空观的改变——甚至迈克尔逊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被爱因斯坦天才地洞察到了，所以他才坚持他们做了下来，并随后以狭义相对论来解释之；后来再辅以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就完成了对牛顿时空观的彻底颠覆。正是对这一类科学发现的研究，导致后来库恩（Thomas Kuhn）提出了“科学范式的转移（paradigm shift）”理论。他认为诸如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这样的事件，在科学研究中并不是常态，而是革命性的，是所谓的范式转移。而在科学研究的常规状态中，科学家们是在某一套固定的范式下进行，他们所寻求的也不是推翻范式，而是修正以使之更坚固；并在这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忽略甚至摒弃一些与之冲突的观察。这样，自实证主义以来所鼓吹的科学是完全客观、中立的形象，也就被推翻了。

Duhem 和 Quine 指出了科学命题在自身范围内的环境（context）问题，指出了独立证实或证否一条科学命题的困难，而库恩则把这个环境扩大到从事科学研究的社群（community），从而粉碎了「科学是客观的」这一假象。换句话说，科学家也是人，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所作出的结论，也是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这当然是指在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而不是指生活层面上的意义而言。很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我们认为，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原因；而现在它们的式微，又正是因为它们忽略了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注。”

总结一下就是，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狂热、排外、盲信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并不比基督教更宽容，所谓的“主流科学界”不过是崇拜某种主流范式而已，至于科学界干为了迎合主

流范式而造假这种事，早就司空见惯到处都是了。当然，除了迎合主流范式之外，名声和利润也是造假的主要动机，但不迎合主流就不会有名声和利润。

B: 这个基督徒写得还不错，实证主义本身问题的确很大。但是，难道科学界不知道这些吗？

A: 科学界当然早就知道这些，但还是抱着实证主义不放，特别是那些科学传教士，例如道金斯和方舟子之类的，他们当然是为了维持科学宗教的统治地位。但是，也并非科学界的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少科学研究者自己可是信教或不可知论者，他们维持的是一种“方法论实证主义”，也就是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讲究实证，但并不将实证主义运用在别的领域。这是合理的，因为如果连科学研究都不讲究实证了，那岂不是成了随便瞎编了？

B: 这倒是，如果完全不讲究实证，那科学研究就和编造神话故事没什么区别了。

A: 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人文学科研究也是如此，例如历史学，我是认为死抠历史细节没必要且浪费时间，但历史事件本身还是要言之有据的，否则就成历史发明大会了。不过，说到这个“言之有据”，自然科学（此处的自然科学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自然地理学）的证据基本上来自对非人事物的观察、实验、统计，但人文学科的证据来自人的叙述、记录、统计，很明显后者要主观的多。当然，研究人的学科，怎么可能不主观？所以范式对人文学科的影响比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大得多，甚至可以说“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人文学者的立场直接决定了此人能表述出什么东西。

B: 例如“刁盘大王”胡锡进，哈哈。不过，我有个问题：能不能说不同范式之间是平等的？我的意思是，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宇宙真理，那么是不是所有范式其实都是正确的，只是不同人的不同立场而已？

A: “不同的范式的根源是不同的立场”，正确；“不同范式之间是平等的”，大错特错。你这种说法早就有人提出过，就是相对主义，但是相对主义本身可是绝对的，这就是其自相矛盾之处。按照相对主义的逻辑，相对主义本身也只是一种范式，它又有什么资格宣称绝对主义是错误的呢？

而且，不同范式之间凭什么平等？难道你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和无治主义应当得到同等待遇？希特勒应当和尼采平起平坐？这不过是在嚷嚷“世间没有是非对错”罢了。

B: 这当然不行，世间当然有是非对错，不同意识形态之间肯定不能平等。但是，如何判断范式的是非对错呢？

A: 先说明一点，意识形态是范式的一种，但范式不只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属于范式中的世俗宗教系统，这个以前讨论过，此处就不再重复了。至于如何判断是非对错，答案其实

很简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非某个范式没有被实践过，否则首先考察的肯定是实践结果，然后再考察其理论基础。考察理论基础是有必要的，一来找出根源问题，二来防止信徒随意除籍。

B：啊，例如除左籍，那些网左（在社交媒体上天天刷屏的在线马克思主义者）们最喜欢干这事了。

A：除籍并不一定是错的，例如 ancap 也被除了无治主义籍，但这没错，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权威统治体系，当然无权盗用无治主义的名号。但那些网左的除籍标准完全就是“唯我独革”，所有和自己不一样的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就纯属扯淡了。不过嘛，说到网左，其中的绝大多数连异议人士都算不上，不过就是一群对现状不满但又只想娱乐至死的学生小鬼而已。

B：我观察到他们除了复读口号之外什么都不会。

A：是的，他们其实没什么可聊的，他们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要么有智慧，要么有行动，而他们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是如何出现并泛滥的，这个话题倒是值得讨论。

B：这我之前还真没思考过，我对这方面历史毫无了解。

A：看起来你并不是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那就先从什么是历史说起吧。历史由两部分构成：过去发生的事，和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评价。“过去发生的事”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对“过去发生的事”的评价是主观的。而历史学的两个核心问题是：“过去发生的事”本身是否真实？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评价是否正确？

B：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评价是基于范式的！

A：没错！如果有什么混球宣称他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评价是“中立”的，那么你可以直接拉黑，因为范式根本不可能中立，唯一中立的评价只有一种：没有评价。而对“过去发生的事”的选取和分析也是基于范式的，例如新自由主义者们就会拿着官方数据大肆吹捧休克主义，而反资本主义者们则会拿着休克主义受害者的经历来反对休克主义。当然，官方数据和受害者的经历哪个才是事实，我们都知道，而新自由主义者们面对事实只会诉诸权威、人身攻击或者死抠细节，别的什么都不会。

啊，不说这群垃圾了，反正新自由主义者们如果没有国家拉偏架，是打不过任何反对者的。总之，是老爷们的历史还是普罗大众的历史，取决于你的范式在哪边。

B: 说到新自由主义，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可是绝对主流啊。

A: 啊，是的，但是泛滥的网左实际上揭示了一点，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开始变得不受欢迎了。哦，这并不奇怪，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变得不受欢迎的时间点更早，中国反而迟了。说到这个，你知道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是绝对主流吗？

B: 这当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官方的大力推行。

A: 这只是共和国卫士勋章的一半。共和国卫士勋章的另一半在那些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手里，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分权派。

B: 啊，你之前说过的，分权派天天宣传的就是新自由主义。

A: 是的，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这么恶心。说到这个，就需要讲讲中国异议思想的历史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最早的异议思想来自于那些被统战的花瓶卫星党（也就是那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在1956-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在毛泽东政权的官方鼓励之下发表了大量异议言论，其核心为敦促毛泽东政权信守承诺分给他们政治权力，并试图将花瓶卫星党改造成为真正的政党。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毛泽东政权撕毁承诺，把他们全都打成了大右派。不过，说到这里，你猜这段史实我最早是从哪里看到的？

B: 那些大右派自己的回忆？或者是分权派的讲述？

A: 错啦！反右这件事在中国自由派异议人士这边被众口一词的表述为“说真话结果被算计”，根本就看不到别的表述，我是在阅读荷兰汉学家冯客的《解放的悲剧》的时候才得知花瓶卫星党和反右运动的关联，然后我据此搜索到了《中国的卫星党》这本美国人写的书，里面详细描述了花瓶卫星党在毛泽东时代的遭遇，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这下我才知道实际上反右运动很大程度上是花瓶卫星党的成员惹怒毛泽东政权的结果。后来我又找到了《自解佩剑：反右前知识份子的陷落》这篇论文，里面还提到花瓶卫星党的成员在反右运动之前积极配合毛泽东政权，各种为毛泽东政权唱赞歌拉支持，并且很多右派还非常积极的将别人打为右派。

B: 那些自由派异议人士为什么非要隐瞒这些历史？是为了制造一个“完美受害者”形象吗？

A: 更准确的说，是为了卖惨装可怜。真实历史是“花瓶卫星党成员与虎谋皮信了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并且在中共建政初期积极配合，结果没想到中共翻脸不认账了，然后许多人还

配合中共自相残杀”，如果不隐瞒这些，还会有多少人同情他们？还会有多少人觉得他们是好人？你现在同情他们吗？

B：不同情，并且我觉得共和国卫士勋章不发给他们真是可惜了。

A：英雄所见略同。花瓶卫星党的成员是受害者，这是事实，但花瓶卫星党的成员同时是加害者，这也是事实。只说自己受害的部分，却不说自己加害的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可真是无耻。他们天天指责反右运动和文革，因为在这两场运动中他们都是受害者，但他们在反右运动之前、在文革之前是什么角色，他们从来都不说。他们才不会告诉你，在被中共翻脸不认账之前，他们可是中共忠实的一份子啊。

B：真是奴颜婢膝。

A：花瓶卫星党的成员可以说是分权派的祖师爷了，后来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分权派完美继承了他们。不过，先继续说历史吧。自反右运动之后，第二次异议大爆发的时间点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8），由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之前已经被打倒了，此时的异议主力为造反派红卫兵们，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写了《出身论》的遇罗克与提出要实行“巴黎公社民主”的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当然造反派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派别，内部也是非常多样且鱼龙混杂的，但大体上来说还是存在站在官方一边的保守派红卫兵和站在普通民众一边的造反派红卫兵的。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策略是：由于之前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导致饿死几千万人，在民怨四起的同时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官僚集团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像毛泽东发难，导致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所以毛泽东决定通过号召普罗大众向官僚集团造反的方式清洗整个官僚集团。由于官僚集团欺压民众已久，所以毛泽东的造反号召一呼百应，短时间内全中国四处都冒出了大量的红卫兵组织。首先，文革从城市开始，后来随着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都去农村拉人入伙，文革就逐渐蔓延到了农村地区。不同派系的红卫兵相互之间发生了大量的争斗，文斗和武斗都很多，毛泽东故意授意军队开放武器库，导致红卫兵们获得了大量武器，然后红卫兵们相互之间拿着武器进行武斗，最大规模的一场海战是发生在重庆长江上的大型武斗，使用了机枪和炮艇（海军船只的一种，又称内河炮舰），造成了不少伤亡；而文斗则是相互贴大字报进行批判，同时也会用到高音喇叭和开批斗会，不少人被逼自杀。

说到这个，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又开始不断撒谎了：他们把文革时期的一切恐怖、镇压和死亡都推到造反派红卫兵的头上，事实是绝大部分罪行（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毛泽东派其嫡系官僚、军队和保守派红卫兵们干的，但他们一边帮助官方为毛泽东文过饰非，一边污蔑文革的恐怖、镇压和死亡都来自“造反派民粹主义”和“民主”，真是 CCP 养的一群好狗啊。

B: 那些异议人士也是这么说的?

A: 说的就是那些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 也就是分权派喉舌。他们一直以来对文革就是这种态度, 就好像 CCP 给了他们钱一样。当然, CCP 并没有给他们钱, 但他们的精英主义范式决定了他们必然反民主, 必然敌视普通民众, 所以他们才会当自干五 (自带干粮的五毛, 源自胡温时期对政府崇拜者的嘲讽称呼) 当的这么卖力。

扯远了, 继续说文革。1966-1967 这两年, 毛泽东利用红卫兵们夺了官僚集团的权, 而在 1968 年, 毛泽东亲自带着嫡系官僚和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 屠杀了大量造反派的同时带来了全方位的恐怖极权, 一直持续到 1971 年林彪之死。林彪死后, 毛泽东清洗了军队, 并重新启用了之前被打倒的官僚集团成员, 但此时的他们权威尽失, 已经无法像之前那样控制民众, 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松动。最终, 毛泽东的死宣告了文革的终结, 也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终结与毛主义实践的彻底失败。

当然, 文革本身十分复杂, 其中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例如“破四旧”、“教育革命”、“六七暴动”、“上山下乡”、“珍宝岛事件”、“农业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批林批孔”、“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等, 不过给文革一个总体概括还是可以的: 一场非常失败但又不乏闪光点的右翼民粹主义实践。

B: 右翼民粹主义实践? 你是说毛主义是一种右翼民粹主义吗?

A: 难道不是? 毛主义仇视知识分子和知识, 又鼓吹服从伟大领袖, 还主张排外民族主义, 特别是砸烂公检法, 简直就是教科书般的右翼民粹主义模板。论操弄右翼民粹主义, “保守俄皇”普京、“什么都懂”特朗普和“俄爹孝女”勒庞在“红色太阳”毛泽东面前都得靠边站。事实上, 你也可以从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等中国毛派网站上观察到上面到处都是右翼民粹主义叙事。

B: 既然毛主义是一种右翼民粹主义, 那么毛派的表现倒是可以说通了。不过, 说到“什么都懂”特朗普, 我发现 APA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非常看不爽他, 是因为右翼民粹主义?

A: 当然是因为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有着悠久传统, 被称作反智主义, 但一直以来也就是普遍存在于南方红脖子 (“白垃圾”) 内部的一种非主流意识形态, 结果没想到民权运动之后共和党开始将南方红脖子当作基本盘 (所谓的“南方战略”和“狗哨政治”), 再加上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后美国制造业外移, 弄出了一堆满是失业工人的“铁锈带”, 外加民主党在 2016 年大选之前用代表精英民权自由主义的希拉里·克林顿换掉了代表左翼民粹主义的伯尼·桑德斯, 于是乎“什么都懂”特朗普的上台之路终于被铺平了, 并且于 2016 年大选中成功上台, 然后就开始干出一大堆反移民 (下令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新建围墙, 疯狂煽动对“非

法移民”（去美国寻求庇护的难民）的仇恨，还强行将“非法移民”的父母与儿童分离）、反性少数（尝试从法律上抹去跨性别者的存在、反对同性婚姻）、鼓吹种族主义（鼓吹“美国优先”的白人至上主义，天天嚷嚷“让美国再次伟大”）、大幅降低学术研究拨款（这完全就是冲着得罪整个美国学术界去的）、想方设法的破坏奥巴马医疗保险（让更多美国人看不起病，顺便说一句本来美国的医保制度在发达国家中就是最差的一个）、反堕胎（塞的大法官直接导致罗伊诉韦尔德案被推翻，此后红脖子州纷纷通过反堕胎法律）、给大公司减税（扩大基尼系数有功，呵呵）、推特治国（天天在个人推特上造谣，是美国有史以来造谣最多的总统没有之一，然后指责主流媒体都是“假新闻”和“人民的敌人”，这措辞耳熟吗？）、鼓吹仇恨穆斯林（发布对七个伊斯兰国家的入境禁令）、否认气候变化（否认全球气候变暖）、通俄门（和普京政权勾结）、贸易战（以“中国常年用廉价商品进行不正当竞争”为由和 CCP 大打贸易战，但是实际来看雷声大雨点小，更像是帮助 CCP 转移目标）等等破事，直接导致“民主灯塔”在短短 4 年时间内就变成了“全世界著名民主笑话”，够狠的。2021 年 1 月 6 日，在大选中输给“老来拉稀”拜登的“什么都懂”特朗普以“选举舞弊”为由煽动其支持者发动国会山暴乱，试图进攻国会大厦，但是失败了，这可比“红色太阳”毛泽东差远了。

这其中光是“大幅降低学术研究拨款”和“想方设法的破坏奥巴马医疗保险”就够得罪 APA 几万回了，如今的 APA 中也有一些非白人（黑人、拉美裔、亚裔）成员，“什么都懂”特朗普把他们也得罪了个爽，再加上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权自由主义的范式冲突，不仅仅 APA，整个美国精神病学界都看“什么都懂”特朗普不爽，结果有人硬是打破了 APA 于 1973 年制定的戈德华特守则，隔空宣布“什么都懂”特朗普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当然这什么都没改变，“什么都懂”特朗普的基本盘才不会鸟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垄断者。

啊，我想你一定很奇怪 APA 内部的非白人成员是怎么回事，这是占据美国主流的民权自由主义者的一种统治术：吸收部分服从主流的非主流个体进入主流，从而制造一种“种族主义不存在”的幻觉以消灭反抗，这是自由主义统治术的一部分。同时，对于这些美国人而言，他们也同时制造出了对右翼民粹主义的道德高地，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已经主动与他们为敌了。

哦，说到 APA，还有一件事必须提一下：APA 对中国一直非常感兴趣，早在 1981 年 APA 就派人到中国与中国精神病学界交流，并且还在法轮功事件中的国际上为中国精神病学界洗地。而从 2013 年开始，APA 和中国精神病学界的交流明显增多，中国精神病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在 APA 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其中包括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湘雅二院、北大六院、华西医院等，这是我在 APA 的官方新闻网站上搜索发现的，同时关于中国的论文也有香港精神病学界的参与。

B: 1981 年？这也太早了吧！那会儿的中国才刚从毛主义噩梦中走出来几年！

A: 那会儿胡耀邦还在忙着平反冤假错案呢, APA 就来了。只能说中国这块拥有全世界第一多人口的大肥肉真是谁都想来瓜分。怎奈中国的精神病学界被 CCP 严格控制, 并且自 1987 年开始长期被视作单纯的社会镇压工具 (1987 年“黑猫坦克”邓小平下令在全中国大规模建设由公安部直接控制的安康医院, 模仿苏联建立政治精神病学镇压系统, 成为访民、法轮功信徒、异议知识分子、维权人士、地下工会成员和所有中共官僚系统看不爽的任何人的酷刑集中营, 不过实际参与镇压的远不止安康医院, 几乎所有所谓的“精神专科医院”和大量有精神科的医院都参与了镇压), APA 想扩展业务而不得, 直到 2013 年“余孽猪头”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大健康产业计划 (标志为 2016 年医疗自媒体联盟成立), APA 才终于等到了机会, 派“美利华健康系统”进入中国兜售 DSM-5, 并大大增加了与中国精神病学界的交流。

说到这里, 有一点很有意思, ECT 在中国被蓄意称呼为 MECT, 你觉得这是因为什么? 背后出主意的又可能是谁呢?

B: 为了不让中国人搜索到关于 ECT 的真相? 至于背后出主意的是谁我想不到。

A: 这就和 CCP 非要把官方英文缩写改成 CPC 一样, 因为 CCP 和太多真相信息绑定了, 所以就改成根本没什么人用的 CPC, 这是最基础不过的传播学操作了。我在 google 上确认过了, MECT 只有中国精神病学界在天天用, 所以你根本就几乎搜不到任何负面信息, 而“ECT victims”和“ECT torture”都能搜到大量负面信息。并且, 虽然 google 结果显示 MECT 最早出现在 2012 年, 但真正大规模出现是从 2016 年开始的, 很显然这不是什么偶然, “余孽猪头”习近平的大健康产业计划也包括了贩卖精神病学。

至于背后出主意的, 很可能就是 APA, 或者 APA 至少进行了提示, 因为在 2012 年那个时间点根本就没几个中国人知道反精神病学运动, 但 APA 却非常清楚这个几十年的老对手。当然, 也有可能是中国精神病学界想要和雷政法王杨永信切割, 但这么做没用, 你们是蛇鼠一窝。

B: 你之前提到了法轮功事件, 这是指 1999 年开始“空降蛤蟆”江泽民对法轮功信徒的大规模镇压吗?

A: 是的。实际上, 那才是安康医院头一次开始被大规模运用。不过, 说法轮功这档子事, 就需要继续说毛时代之后的中国历史了。

文革时期由于实在是无书可看, 异议思想基本上来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书籍和毛泽东语录的派生, 例如 1974 年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 (文革时期没有互联网, 所以只能线下互相贴大字报, 如果有互联网, 那就是在论坛上发布贴子了)。直到毛泽东死后, 才开始慢慢有别的书籍看。

首先，是一批之前的禁书和内参（只有极少数官僚才有权限阅读的“内部参考资料”，毛泽东时代非常常见）解禁，然后来自欧美的思想文化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对当时脑中除了马列毛之外什么都没有的知识青年们造成了巨大冲击。

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呢？以下是相关资料摘录：

“今天的年轻人中有不少人已不知华国锋是谁，但华国锋主政时，为推进“四个现代化”，采取过一些按当时眼光看尺度不小的开放措施，比如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成就、社会发展、思想文化自由度的推崇和借鉴；又比如大举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所谓“洋跃进”。当时制定了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口号是“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大见成效”。与此同时，许多中外文学、艺术、学术名著大量系统重印，经典电影解禁，文艺演出和广播电视节目日渐开放，大学恢复招生，学习气氛日渐浓厚。所以1976-1979年这三年时间可以视作一连串准备活动或预热活动，构成完整的“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的潜伏期或“前史。”

““文革”结束，中国从专制主义的桎梏和集体主义的狂躁中解放出来，迎来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集体与个人、主义与问题、主流与禁忌，专制与自由，愚民与启蒙，保守与改革，计划与市场，功利与理想，荒谬与真实，矛盾交织，冲突激荡。

那是一个充斥着“光荣与梦想”、“读书无禁区”的黄金年代，当时有三热：读书热、哲学热、理论热，中国青年热情拥抱萨特、尼采、弗洛伊德、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卡夫卡、福科，亲吻《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围城》、《美的历程》、《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外国古典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人们流连于文化沙龙，热衷于辩论，人人意气风发，都在思索中国将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

八十年代的青年“精神导师”李泽厚事后回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以文化代替政治，大家带着很大的激情讨论‘文化问题’，关注指向的其实是改革等各方面的话题……”

八十年代思想界，发生了许多大事件，充斥各种争论、冲突和批判，其中涉及对“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派文学”的评价，对“异化”、“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等理论和创作问题的看法。1981年对电影《苦恋》、中篇小说《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和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的批判，1983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对“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以及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

1998年，《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和记者凌志军在《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中描述了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1992年冲破姓“社”姓“资”、1997年破除姓“公”姓“私”背后的激烈思想交锋内幕。

而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看来，八十年代思想交锋的标志是三次大讨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三个争论表面上分别是对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却是政治争论，争论的形态基本是“左”、“右”之争。

卢跃刚认为：这种思想解放与交锋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这是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新闻界的社会坐标。新闻媒体作为“公器”，正是始于1980年。”

“在过去四十年的第一个十年间（1979-89），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1979）和《美的历程》（1981）率先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一阵新风，引发起无政治化的“康德热”、“美学热”和“文化热”，与此同时围绕“人道主义”和“人学”的主题还兴起一股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的热潮。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三联书店出版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87），海德格尔成了在纯哲学上终结康德、尼采、萨特等的重量级人物。”

“80年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能不能提供这样一种可能，虽然是幼稚的，但在当时，它让我们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当代中国的形形色色的矛盾中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方式，立足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立足于自己的客观现实，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找到一种总体性，并为这种总体性命名？在今天，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其难度要比80年代大得多，因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分裂了好多次，都比较定型了，社会利益集团也已经形成了。我们都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的立场，都已经形成坚固的话语的、利益的、组织的防护机制，所以可能很难找到80年代的那种一谈改革、一谈开放、一谈探索、一谈创新，大家就热血沸腾的状态。知识界为什么要“怀”80年代的“旧”，是因为当时，不管你是学人文的、社科的，还是理工的，不管你在电影界、学术界，甚至你是军人、工程师，坐在一起都能谈，所以改革共识在当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可以说是知识分子面对“文革”，面对孕育了“文革”时代的历史的一次集体发言。这场运动以“文革”为参照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色彩。革命话语督导下的各种泯灭人性、漠视主体的意识形态宣扬与实践于此时不仅得到了彻底的清算，而且还与此相对立建构起了一套以人道主义、主体性思想为基础的思想理论框架。”

“80年代，中國有二大重要的思想運動和爭論。一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華國鋒當年堅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胡耀邦反制了這些嚴重的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二是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

題的爭論。這次爭論批評了 60、70 年代完全否定人道主義的觀點；認為「人道主義值得肯定，有必要肯定。」

当时的知识青年们就像一个饿了太久的人，看到什么食物都觉得好吃，完全不加辨别的去追捧，同时由于文革时期实在是过于压抑个体，造成了对人道主义的集体崇拜和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追捧，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倒是殊途同归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后继有人，后面会提到）。当然，这些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要是把我们放在那种环境里，我们的表现也未必会更好。

但后来发生的事就是另一回事了。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的突然死亡成了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导火索，首先是学生们组织起来以纪念胡耀邦的名义反对“官倒”（权力寻租的一种，官僚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走私和倒卖货物，包括军队都深入其中）、腐败、通货膨胀，然后迅速席卷全国，并且大批工人和普通市民也加入其中，仅北京就有至少百万人参与游行示威。

然后这些学生们开始暴露出了他们的精英主义嘴脸：他们看不起那些因为同情他们而为他们提供支持的工人们，对工人们爱答不理，各种拒绝工人加入队伍，还开始自封“主席”“总指挥”然后争权夺利。另一边，他们对于中共官方，却是极力跪舔，除了跪求之外什么不会，更是将泼墨三勇士主动送给中共，对中共高层充满了幻想。

当学生们各种花式表演时，工人们却组建了大量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工自联”（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当时北京的工人们已经决定要开始发动总罢工了。

然后，枪声响起。1989 年 6 月 3 日的那个晚上，坦克、机枪、达姆弹出场了，工人和市民们为了保护学生们安全撤离天安门广场，做出了巨大牺牲，无论是当时的死伤还是后续被抓捕处决，工人和市民们的数量都远大于学生们，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当是读书人”，那些站出来的普通民众们没读过花里胡哨的理论，没法像学生们一样长篇大论的宣传自己，但他们就是站出来了。他们的死，换来了那些学生领袖的保全，后来更是有香港人通过黄雀行动将大批学生偷渡出境外。

B: 六四大屠杀是历史的伤口。

A: 是的，你会发现历史是一环扣一环的，过去永远都会对现在有重大影响，无论这影响是你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转移。中共可以封杀关于六四大屠杀的一切信息，但六四大屠杀的影响是永远都无法被封杀的。

枪声响起之后，中共开始了对社会的大规模清洗，慢慢就没有人再敢说话了，整个中国社会又开始回到文革时的模样。直到 1992 年“黑猫坦克”邓小平南巡讲话，大规模新自由主义化重新开始，但这次 CCP 不再允许你讨论政治问题了，你唯一能追求的只有钱、钱、还是钱。什么？你敢追寻其它的？那么你已经走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危险道路上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与此同时，著名日裔美国自由派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终结论”，鼓吹现代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即所谓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最后的制度”，而所有生活在现代人民主权-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则是“最后之人”，真是非常自大，APA 怎么就不给他诊断一个“自恋型人格障碍”呢？当然，历史本身才不会因为他的这番自大狗屁而终结，但“历史终结论”对已经分裂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异议派的中国知识青年们影响非常大。此时的异议派几乎全面拥抱“历史终结论”，并且据此开始幻想“随着新自由主义化的深入，中国会出现一群强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并最终带领中国走向历史的终结”，直到 2018 年“余孽猪头”习近平修宪之后，异议派的幻想才被迫终结。

而体制内派呢？有些依旧维持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信奉，再结合传入中国的部分反欧洲中心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了“新左派”这一群体，其代表人物为汪晖、王绍光，但和欧美新左派不同的是，中国的这些“新左派”们的理论核心是为 CCP 洗地，总之就是一群奴才；有些一边拥抱“历史终结论”，一边拼命宣称“告别革命”，彻底转向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为李泽厚、刘军宁，还是奴才；还有些跑去重新解释儒家思想，弄出了个“新儒家”流派，代表人物为萧瀚，也是奴才；剩下的一些是体制内异议派，和体制外异议派一样，除了天天嚷嚷“西方好（这个“西方”在绝大部分时候都只有美国），东方坏”之外，别的什么都不会，NED 究竟给了你们多少钱啊？

但当知识青年们因为对枪声的恐惧和绝望而集体当洗地工时，八十年代的有一股热潮却没受到影响，这就是气功和特异功能热潮。特异功能热潮最早起源于 1979 年的“唐雨耳朵认字事件”，虽然早在 1980 年就有研究者发现唐雨造假，但此时全中国已经到处都是唐雨了，同时有不少人相信这些“特异功能”来自于气功的力量，于是气功热就开始了，当时最著名的一个气功师名叫张宝胜，得到了钱学森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也都在进行超心理学研究，气功和特异功能很快就成了中国科学界的主流研究项目，同时民间也开始大力追捧气功。

有趣的是，同时期的欧美民间也在流行类似的“新纪元运动/新时代运动”，新纪元运动最早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被嬉皮士们所实践，并从 80 年代开始被主流吸收。新纪元运动并非组织化宗教体系，而是一种基于泛神论/万物有灵论的松散超自然信仰，其实践包括冥想、瑜伽、脉轮、太极拳、气功等。嗯，听起来是不是和气功热很像？也和法轮功挺像的对吧？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法轮功有个头目李洪志，新纪元运动则是去中心化的。

总之，气功和特异功能热可以看作是中国版的新纪元运动，包括后来的法轮功也是其中一部分。气功和特异功能热没有受到六四大屠杀的影响，延续到了九十年代，CCP 官方也一直任由气功和特异功能热持续，甚至当 1992 年法轮功出现后官方气功协会还大力帮助宣传，这导致法轮功迅速流行于全中国。

不过，除了官方的协助，法轮功在短时间内发展出众多信徒也是六四大屠杀的结果之一：1997年开始的国企大下岗导致几千万国企工人像垃圾一样被丢了出去，在被抛弃的无尽痛苦和绝望之下，这些人成为了法轮功信徒的主力军；此外成为法轮功信徒的也有不少体制内人士，六四大屠杀之后很多人失去了希望，而法轮功成了新的希望。

B：如果八九民主运动成功了，下岗可能还是会有，但肯定不会那么惨烈，很多人也不会失去希望，那么法轮功也就没机会做大了。

A：是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洪志可得好好感谢 CCP。法轮功迅速做大导致“空降蛤蟆”江泽民和其派系成员罗干开始警觉，罗干派人对比法轮功信徒进行调查，但没能找到什么黑料。与此同时，非“空降蛤蟆”江泽民派系的 CCP 高层全部反对镇压法轮功，相反他们认为法轮功和别的气功可以大量节省医药费（因为法轮功和别的大量气功都鼓吹能够“包治百病”，并且法轮功教义明确敌视现代科技，所以法轮功的信徒是根本不会去医院看病的，这的确非常节省医药费），从而大大缓解当时无钱可用的窘境。

国企大下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 CCP 的财政状况非常不容乐观，事实上如果不是 2001 年被接纳进了 WTO，CCP 政权还能撑几年真心不好说。

然后，时间走到了 1999 年。1999 年 4 月，何祚庥（中科院院士，罗干的亲戚）在《天津科技》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对法轮功进行了批判。天津的法轮功信徒们跑去杂志社要求撤下文章，但被防爆警察（武警）殴打和逮捕（此事八成是罗干授意的）。因为这事，1999 年 4 月 25 日，超过一万名法轮功信徒聚集在中南海周围上访，此次上访是自八九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非官方示威游行。当时，“经济沙皇”朱镕基接见了法轮功信徒代表，双方达成协议，法轮功信徒们也和平散去了。

但是，“空降蛤蟆”江泽民对此非常愤怒，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对比法轮功信徒们进行镇压，于是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宣布法轮功非法，并大量逮捕法轮功信徒、没收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信徒们要么被迫躲藏、逃离、放弃信仰，要么就会被抓进精神病院、监狱、劳改营、洗脑班（“法制教育中心”）等黑监狱里被酷刑虐待和劫掠器官，这一直持续至今。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如果说“空降蛤蟆”江泽民的目标是消灭法轮功，那为什么不对李洪志下手？虽然此时李洪志已经身在美国，但擒贼先擒王，为什么不进行跨国抓捕或刺杀？李洪志一死，法轮功群龙无首，对于法轮功这种非组织化宗教，其最大的可能是慢慢消亡，或者成为新纪元运动的一部分，这岂不是好对付多了？除了李洪志外，法轮功也有别的一些高层，但他们都没有被下手，“空降蛤蟆”江泽民完全就是在针对普通信徒，无论是体制外的还是体制内的。

B: 也许“空降蛤蟆”江泽民无法对付法轮功高层?

A: 很有可能。考虑到别的派系的 CCP 高层全部反对镇压法轮功，他们给法轮功高层帮助导致“空降蛤蟆”江泽民无法对法轮功高层下手也不奇怪。当然，那些普通信徒就自求多福了。或者还有一种可能，“空降蛤蟆”江泽民本来的目的就不是消灭法轮功，而是借镇压普通法轮功信徒来对 CCP 党内进行清洗（党内也有大量法轮功信徒），从而树立起绝对权威，而党外的普通法轮功信徒则被借了人头一用顺便抢钱。此处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空降蛤蟆”江泽民是六四大屠杀之后被“黑猫坦克”邓小平空降进中南海的，这导致“空降蛤蟆”江泽民本身在高层并没有多少权势，很多人不服他，从没几个高层愿意用与他相同的态度看待法轮功就能看出来。

无论真相如何，总之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对精神病院镇压系统的头一次大规模运用，这引发了总部在纽约的自由派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注意，于是人权观察的 Robin Munro 与 Geneva Initiative on Psychiatry 一起于 2002 年发布了一份报告：《Dangerous Minds: Political Psychiatry in China Today and Its Origin in the Mao Era》，这份报告非常详尽的分析了精神病学在中国是如何扮演政治镇压角色的（其中特别强调了 1949-1976 年间政治犯遭遇的精神病药物毒害和安康医院的大规模成立以及法轮功信徒如何被精神病院镇压），同时还提到了精神病学在苏联、东欧卫星国和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是如何镇压异议人士的，并且还指出 ECT 和精神外科手术（最著名的是脑白质切除术）是如何作为一种控制手段而被全世界包括美国的精神病学界广泛用于对异议人士和反抗者们的镇压和“帮助”家长们摆脱“麻烦的亲人”的。非常可惜的是，这份报告至今也没有中文，尽管我查到有几个自由派异议网站提到了这份报告，但没有一个自由派异议人士愿意去翻译报告全文，真是拿钱不干事。哦，我好像忘了大部分自由派异议人士的英文水平都很糟糕了，看来他们是做不到啊。

然后 APA 不干了，写了一篇《Psychiatrists on the side of the angels: the Falun Gong and Soviet Jewry》，在里面先是指责 Robin Munro 的报告里“充满了反精神病学的修辞”（他们是怎么黑我们的？他们把我们做过的事又说了一遍！），然后嚷嚷他们的中国同行是“被逼无奈”（“空降蛤蟆”江泽民：我也是被逼无奈的，你怎么不为我洗地？），接着指责 Robin Munro 没有在报告里提到法轮功的教义非常敌视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建议直接说“因为法轮功教义连精神病学一块敌视，所以 CCP 镇压得好”呢），最后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苏联和中国同行表达同情而不是谴责，特别是中国同行，因为他们尝试对精神病人提供基础护理”（基础护理：指无限制的囚禁、欺凌和酷刑虐待，顺便说一句，CCMD-3 里有“气功引发的精神障碍”，不就是针对法轮功的吗？还有“性指向障碍”，是针对性少数的，CCMD-3 才没有去除针对性少数的攻击），这洗地功夫是和新闻联播学的吗？

啊，算啦，反正 APA 当洗地工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接着说法轮功吧。法轮功在被镇压之后，一开始是以纯粹受害者的面目出现的，但从 2004 年开始，以发布《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详细描述了 CCP 的罪恶历史，并且书名直接源自 CCP 当年自己干过的“九评苏共”，只有能接触到大量党史档案的人才能写出来，很可能 CCP 内部同情法轮功的高层派系给了支持）和开始三退（退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运动为标志，正式成为了异议力量的一部分，此后就有不少法轮功信徒开始偷偷在偏远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发传单、发光盘（光盘里一般是电子版《九评共产党》和自由门、无界这两个法轮功组织开发的翻墙软件）、发印有法轮功口号（一般是“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的一元纸币，还不断的在论坛、博客等地发“真相”内容（CCP 如何镇压法轮功的内容）和打“真相”电话（我不知道他们哪里弄来的电话号码），胡温时期很多人都接触过这些，2013 年“余孽猪头”习近平上台后社会控制被大大加强，这些法轮功 propaganda 就变得很罕见了，但一直都存在。

而主流自由派异议群体又是怎么看待法轮功的呢？一开始大部分自由派异议人士都是抱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认为法轮功虽然在反对 CCP 镇压的同时强行各种加宗教 propaganda（例如《九评共产党》里就在详细讲述中共罪恶历史的同时大肆攻击无神论，直接导致这本书的观感变得很差），且总是“反江不反共”（指法轮功媒体（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禁书网、干净世界，与此同时法轮功成员还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了大量自媒体账号）总是把 CCP 的罪恶都说成是“江派”造成的，还鼓吹“胡江斗”、“习江斗”，并且在 2013-2016 年间大肆向“余孽猪头”习近平献媚），还各种撒谎扯淡（法轮功媒体的新闻如果是原创的，那么基本上是假的，此外法轮功鼓吹“包治百病”这点一直都没变，从 2016 年开始法轮功更是甘当“什么都懂”特朗普喉舌，天天鼓吹各种极右阴谋论，完全沦为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 propaganda 机器，很多人因此怀疑法轮功已经被 CCP 统战），但还算得上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但随着时间流逝，法轮功不仅死性不改，还把所有的批评者都打成“共谍”，越来越多的自由派异议人士开始看不爽法轮功，直到 2023 年初李洪志通过法轮功媒体公然宣称“中国有四亿多人死于新冠”，这种低劣的谎言引发了异议自由派的群体愤怒，从此法轮功沦为了一个笑话。

B: 看起来法轮功完全是咎由自取，成功把自己从可怜变成了可恨。

A: 是的，现在“法轮功就是在野中共”这一点已经成了异议自由派们的共识了。此外，法轮功内部一直都在不断内斗和分裂，也有内部异议人士宣称实际上从 2003 年开始李洪志就已经被替换了，同时 CCP 的公安系统直接控制了法轮功高层，不过真假无法确认，当一家之言吧。无论如何，法轮功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组织已经连当异议群体的资格都没了。

在异议思想上，法轮功没有任何贡献，天天重复的那些破烂教义完全就是垃圾，所以也没什么可说的。而从进入 21 世纪开始到 2013 年“余孽猪头”习近平上台，海外民运们的思想就没变过，除了重复“历史终结论”和与之配套的自由主义口号之外什么都会，事实上至今为止他们也没有任何新东西。

但这段时间里，在国内倒是有一些新变化。首先，从 2000 年开始，出现了以吴国盛、江晓原、刘华杰为代表的“反科学主义文化人”，他们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继承人，主张以“人文理性”反对“工具理性”（也就是科学崇拜），并将 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带进中国，为此著名科学主义者方舟子与他们发生了长时间的论战。不过他们的影响基本限于学术圈内部，相比之下方舟子对普罗大众的影响要大多了。说起来，方舟子也算个奇人了，在美国留学时是最早开始使用互联网的一批，并于 1996 年创建了个人网站“新语丝”，一开始是以自己生物学专业人士的身份与同在美国的基督徒留学生进行论战，还开过“汉林书城”在线贩卖书籍给别的留学生（可惜后来关门了，方舟子还在《方舟在线》中表示不看好电子商务的前景，只能说他没有商业头脑），后来取得了美国绿卡，但他并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中国开始和何祚庥、司马南、赵南元一起打击“伪科学”（就是气功和特异功能）、把新语丝变成揭露学术腐败和造假的网站、出版了大量生物学科普书籍（由于方舟子本身是美国读出来的生物学博士，又擅长写文章，这些生物学科普普遍质量很高，所以很受欢迎）、参与对中医的批判、宣传新无神论（以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无神论”）、批判基督教和基督徒异议人士（余杰、王怡）、批判贺卫方（北京大学的异议自由派法学教授）、揭露各种保健品骗局、揭露肖传国手术骗局（为此肖传国雇人行凶打伤方舟子）、批判动物权利与生态主义、批判韩寒代笔等等，后来由于 2014 年批判周小平“梦游美利坚”被封号，方舟子回到美国，并因为 2019 年批判华为而被彻底封杀。

方舟子很明显在模仿道金斯，但又比道金斯多了不少内容，最终自成一派，也算得上是传奇人物了。

与方舟子回中国同时发生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公知”）的崛起，随着中国人文学界的逐渐复兴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自由派学者开始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一般来说是批判 CCP 政府的暴行，而他们很快就拿到了第一个成果：2003 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在广州的收容遣送黑监狱里（收容遣送制度最早出现在 80 年代初，后来“空降蛤蟆”江泽民上台之后将其扩展为可以任意抓捕外地人，结果就是各个大城市都开始随意抓捕没有“暂住证”（事实上有了也没用，警察会直接撕掉暂住证然后抓人）的外地人，抓捕之后进行强迫劳动和酷刑虐待，并同时强迫其家人交钱才能放人，平均每人至少能掠夺几百人民币（当时的几百人民币的购买力堪比现在的几千甚至上万），在广州这个当地人极度排外（粤语区普遍看不起非粤语区人）的城市发生的收容遣送暴行尤其多，可以说孙志刚惨死在广州并非偶然），这引爆了民间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怒火，此时大量自由派学者借机请愿要求取消收容遣送制度，而 CCP 真的很快就取消了，这也让这些自由派学者们名声大振。

B：说取消就取消？这可不像是 CCP 的风格啊？

A：的确不像，不过鉴于收容遣送制度的获利者是部分地方政府，但被憎恨的却是中央政府，CCP 中央决定不再帮地方政府背黑锅倒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对于 CCP 来说还有一个问

题：收容遣送制度导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不愿再去大城市打工，这对于资本主义本身可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收容遣送制度必须被废除。实际上，户口制度（国内护照制度）也应该被废除，但几十年的户口制度已经制造了大量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就拖到今天都没有废除了。

B：说穿了还是为了钱。

A：是的，自从1989之后，CCP的统治目标就只剩一个了：捞钱、捞钱、还是捞钱。总之，孙志刚事件成全了自由派学者们，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标志着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正式成为主流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一开始这些公知们还是主要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看法和自己著书立说，后来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公知们选择在论坛和博客上发言（例如王怡就曾经是天涯论坛“关天茶舍”分版的版主，韩寒则是开了新浪博客），社交媒体兴起后又去微博上当微博大V，粉丝数一度达到百万人之巨，不过在2013年“余孽猪头”习近平上台后，CCP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为标志，开始对公知们进行大规模镇压，2016年之后公知们就基本上被肃清了，同时“公知”一词也变成了贬义词。

总体来说，这些公知是“启蒙改良派”，幻想通过自己的propaganda来“启蒙民众，改变中国”，而她们的propaganda内容和海外民运们也别无二致：西方好、美国好（他们究竟拿了NED多少钱？）、代议制好、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好（公知们非常支持国企大下岗，并对工人们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司法独立好、三权分立好、基督教好（这个主要是余杰、王怡这类基督徒在吹，但公知圈普遍因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欧洲中心主义扯淡而对新教抱有好感）、革命不好（公知全部认可告别革命论）、福利国家不好（公知虽然很多时候会装模做样的为底层民众说几句话，但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体系，特别是由国家主导财富再分配以降低贫富差距的思想）、工人农民不存在（在公知眼里，工人和农民都是不存在的）、中产阶级民主（公知们一直都在吹捧“城市中产新贵族的增多会带来民主自由”的鬼话，这鬼话最早来自于盯上中国这块肥肉的美商商业界，然后就被公知们直接拿来复读了，真是没脑子），反正都是在复读“历史终结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身在体制内的，或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分权派的一部分。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公知是刘晓波，他是八九民主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早年鼓吹“三百年殖民论”，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在此期间他任人唯亲、专制独裁，最终导致2007年爆发了高寒诉独立中文笔会事件），后来又于2008年发起“零八宪章”，大批公知跑去捧刘晓波的臭脚参与签名，结果导致自己在2009年被判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此期间还大言不惭的宣称“我没有敌人”（所以您是自己把自己关进监狱的？）。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此时的他可没办法去领奖了，最终他在2017年死于肝癌（既然没有敌人，那您是自杀的吧）。

在公知兴起的同时，民间维权运动也开始兴起，出现了大量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例如滕彪（调查一胎化政策暴行）、高智晟（为法轮功信徒维权）、曹顺利（帮访民打官司）、陈光诚（为残疾人维权）、郭飞雄（为法轮功信徒维权）、许志永（新公民运动发起者）、寇延丁（《可操作的民主》实践者）、黄雪涛（为被迫害的精神病人维权）、甄江华（翻墙网创立者）、黄琦（六四天网创立者）、卢昱宇（非新闻创立者）、刘飞跃（民生观察创立者）、方斌（调查武汉真相）、张展（调查武汉真相）、黄意诚（白纸运动参与者）等），维权人士基本上都是行动派，做了很多帮助普通民众的事，但其思想也仅仅停留在维权上，或者单纯在公知们的说辞基础上增加民权部分（也就是民权自由主义），并没有更进一步。一部分维权人士在体制内，但更多的则是体制外草根出身，对民间疾苦有亲身体会，和高高在上的公知们不同。2013年“余孽猪头”习近平上台之后，维权人士和大量维权 NGO 也同样遭到了大规模镇压，NGO 被迫关闭，维权人士们则被大量抓捕、流亡，但其中很多人依旧没有停止行动，值得敬佩。

B: 行动者总是值得敬佩的。不过，无论是公知还是民间维权人士，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那么中国的左派呢？

A: 江湖温时期的所谓“左派”只有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派余孽和之前提到的奴才“新左派”，除此之外别无他人，而这帮毛派余孽除了天天上传毛派内容和在书店（乌有之乡在北京有一个书店，也叫乌有之乡）开讲座之外，别的什么都会，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奴才“新左派”们也是在学术圈内自娱自乐。所以，可以认为这段时间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左派。

至于无治主义者，倒是有一个：赵京。赵京是六四学生之一，六四后逃往日本，但被日本政府背叛，失望之下的赵京开始怀疑起国家本身，最终成为了无治主义者。他在自己的“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里提供了大量关于无治主义的资料和他自己翻译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非常有价值。但就赵京本人的无治主义思想来说，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巴枯宁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派，并没有后现代理论的参与。

直到 2013 年之后，由于自由派被大规模镇压，再加上新自由主义开始逐渐破产（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就开始全面破产了，但 CCP 用“四万亿计划”强行将经济危机延后了几年，但也造成了一大堆社会问题），异议左派才重新开始出现。与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传统毛派余孽不同的是，新生的异议左派以学生为主体，并且吸收了大量后现代理论，例如福柯的权力分析与生命政治论，以及不少反欧洲中心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倒是非常给人一种“八十年代知识青年的继承者”们的感觉。

但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异议左派中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中很多人不过是想发泄一下被学校和家长压迫的不满外加在网上装逼而已，并不想真心研究理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网左”。而且，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等腐朽专制的大学内学生组织影响很大，而他

们的实践结果就是一群人去工厂门口表演结果惨遭镇压的“2018 佳士事件”，此后这些学生组织和不少异议左派自媒体（例如“土豆公社”和“马列之声”）就因为镇压而不复存在了，当事人也完全退出了左圈。

在异议左派也被封杀之后（除了个别关键词之外没有完全封杀，但大部分社交平台都会对左派内容采取限流（不进行内容推荐）措施，导致左派内容很难被陌生人看到），部分网左选择和自由派一样去了推特、tg（电报软件）等外网平台，部分网左则坚持留在知乎、b 站、贴吧、qq 群等内网平台，但无论哪边，基本上都是相互之间小圈子抱团外加互相除籍，理论也万年不更新，还是别对他们抱有期待了。

不过嘛，也没必要过于悲观。左派在中国本身就消失了很久，又被大规模封锁和镇压，作为主体的学生也不清楚真实社会是怎样的，出现大量网左是必然结果。就像八十年代是自由派的“野蛮生长”时期一样，现在是左派的“野蛮生长”时期，而希望就在其中孕育着。现在的网左普遍追捧拉康是非常白痴，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们普遍追捧弗洛伊德，难道不是一样白痴？

当然，你可能在担心左派会不会后来也变得和自由派们一样。我认为不会，因为自由派们后来变成美国 propaganda 喉舌，是与当时的“历史终结”背景和美国 NED 的收买分不开的，左派们可不会再遭遇到同样的问题，至少 NED 肯定不会给左派钱对吧，哈哈。

B: NED 给左派钱就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干的，哈哈。不过，最后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你平常是如何阅读各种历史资料的？

A: 首先，同步情感。当然，我只会同步受害者的情感，不会同步加害者的情感，你“空降蛤蟆”江泽民的处境如何关我屁事，反正你该死。然后，当事人的回忆和第三方历史学者的总览性著作都很重要，但建议选择总览性著作入门。最后，外国历史学者经常能注意到中国历史学者注意不到的历史细节，反之亦然，所以都有必要阅读。

参考资料：

1, 脑控阴谋论来自真实存在的 CIA 的 MK-ULTRA 思维控制计划：《CONSPIRACY FACT: MKULTRA and Mi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CIA 超心理学：美国中情局 60 年来秘而不宣的超级心理控制术》、<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cn/mkultra>，而“脑控受害者”则是脑控阴谋论的信徒，脑控阴谋论是右翼民粹主义阴谋论的一种。

2、“范式”一词起源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3, 萨兹言论出处：人类群星闪耀时：托马斯·萨兹 (Thomas Szasz)：<https://zhuanyan.zhihu.com/p/594253532>

4, 托梦、神启相关资料: 一个靠女神托梦成就的数学家: https://www.sohu.com/a/379903701_120117874 自称“耶稣弟弟”起兵造反, 一举威震大清帝国! 洪秀全凭 2 大关键, 让农民死心塌地跟随他: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105972?page=1> 圣经神启有证据吗?: <https://www.gotquestions.org/Chinese/Chinese-proof-inspiration-bible.html>

5, 让你怀疑人生的猜想——缸中之脑: <https://zhuanlan.zhihu.com/p/89931301>

6, 基督徒分析实证主义的文章: 浅谈实证主义的破绽: https://godoor.net/jidianlinks/Positivism.htm#_edn10

7, 网左群像《垃圾桶选集》: <https://zhuanlan.zhihu.com/p/632468532> https://www.zhihu.com/column/c_1606697492040318976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01>

8, 新自由主义者们的嘴脸可在《休克主义》和《21 世纪资本论》的豆瓣页面处查看, 除了打着“专业”的旗号强迫受害者闭嘴外, 他们什么都不会。

9, 毛泽东时代资料推荐: 冯客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剧》、《毛泽东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 人民的历史》, 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伊文思的《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反右运动时的异议言论: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issident-1956-1957/index.htm> 文革时期的异议言论: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njian-1966-1976/index.htm> 《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 造反派相关资料: 《人民文革论》、《「文革」造反派真相》, 1966-1971 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andrew-walder-2014.htm> 其余文革相关事件资料请自行搜索。

10, 美国相关资料推荐: 《美国人民史》、《白垃圾: 美国四百年来被隐藏的阶级真相》、《扫地出门: 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出身: 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天生的标签 (美国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带枪的黑人》、《我在底层的生活》、《法律的颜色: 一段被遗忘的美国政府种族隔离史》、《海盗与君主: 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深挖美国陷阱》、《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史 (并肩 007 系列)》、《美国怎么了: 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美国海外隐蔽行动丛书 (共 10 册)》、《美国监狱》、《美国黑人斗争史》、《美国黑镜: 斯诺登与美国监控帝国》、《镇压革命: 美国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战争》、《美国的反智传统》, 特朗普政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esidency_of_Donald_Trump 美精神病专家违规发声: 特朗普有精神病: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38998783> 特朗普再次寻求大幅缩减科研经费: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3/424355.shtm>

18、CCMD-3 下载链接（其中明确按照 APA 的要求将所有精神病名称翻译为了英文，所以 APA 就是睁眼说瞎话）：http://www.jhak.com/uploads/soft/201410/2_05151719.pdf 其中明确将同性恋和双性恋算进“性指向障碍”，并有“气功所致精神障碍”，另一个提到 CCMD-3 黑料的新闻链接：<https://insidechina.rti.org.tw/news/view/id/2178296>

19、国企大下岗相关资料：劉軍洛：國企工人大下崗的真相：<https://news.cnyes.com/news/id/871263> 【重返 90 年代之下崗潮】“铁饭碗” 砸碎后，一代工人的沉浮与迷茫：<https://m.jiemian.com/article/6485827.html> 国企改制的盛宴：下岗职工挨冻而死，女区长借机敛财 3.5 亿：<https://www.163.com/dy/article/HVTBBOJB055621HU.html> 恩格斯的社会谋杀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2/018.htm>

20、孙志刚事件相关资料（CCP 对“救济”的定义和精神病学对“治疗”的定义一模一样）：为收容遣送制送终【首发】：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rticle_id=228.html 肖雪慧：要害在于差别性立法——就孙志刚之死谈收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276.html> 被收容者之死——當代中國身份政治的困境與出路：<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98-200609025.pdf> 孙志刚事件专辑：<http://www.xys.org/pages3/sunzhigang.html>

21、福山关于“历史终结论”的大作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和《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大作）一起成为了海外民运和公知们共同的圣经。

22、“中产阶级民主”鬼话来源：America and Australia’s China Fantasy | James Mann | Sen. James Paterson | Tom Switzer(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国幻想)：<https://2047.one/t/21221>

23、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https://www.china-week.com/html/3000.htm>，其中包括了方舟子，但是方舟子非常不乐意：请辞“公共知识分子”桂冠：<http://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ohu/zhishifenzi.txt> 此外，方舟子的思想和经历都在其个人网站新语丝上。

24、高寒诉独立中文笔会事件：<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450907> 刘晓波事迹介绍：<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88%98%E6%99%93%E6%B3%A2#>

25、习近平上台后镇压维权律师的 709 事件资料（这帮维权律师还是满脑子的“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4%B8%AD%E5%9B%BD709%E7%BB%B4%E6%9D%83%E5%BE%8B%E5%B8%88%E5%A4%A7%>

“709 事件” 核心人物周世锋出狱后首度发声揭事件真相: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7-12072022142900.html>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资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E3%80%8A%E5%8D%97%E6%96%B9%E5%91%A8%E6%9C%AB%E3%80%80>

26、郭松民: 谈谈乌有之乡: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2932.html>, 其中提到的《思潮》一书全名为《思潮: 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

27、赵京的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s://cpri.tripod.com/>

28、四万亿计划相关资料: “4 万亿计划” 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https://finance.sina.cn/zl/2016-02-01/zl-ifxnzanm3927650.d.html> 四万亿投资计划: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9B%9B%E4%B8%87%E4%BA%BF%E6%8A%95%E8%B5%84%E8%AE%A1%E5%88%92>

29、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1092>

30、张鸣: 佳士工人运动五周年——走向分化的年轻毛左, 后继无人的佳士路线? (此处提到被镇压之后不少毛派变得更加封闭): <https://ipkmedia.com/247893/>

3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 <https://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13361>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守门员

关于范式、实证主义、历史、右翼民粹主义和中国历史的对话

zh.anarchistlibraries.net